宝清経解

478
1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書
478
1

皇清經解

明治廿三年三月廿三日收受 錢恂 長崎縣

粵東省城學院
前紹文堂發兌

門D 12
藏
送

皇清經解

文瀾所有

皇清經解序

皇清經解之刻迺聚
本朝解經之書以繼十三經注疏之迹也自十三經注疏
注疏成而唐宋解經諸家大義多括於其中此
後李鼎祚書及宋元以來經解則有康熙時通
志堂之刻我
大清開國以來
御纂諸經爲之啟發由此經學昌明軼於前代有證注
疏之踈失者有發注疏所未發者亦有與古今
人各執一說以待後人折衷者

國初如顧亭林閻百詩毛西河諸家之書已收入
四庫全書乾隆以來惠定宇戴東原等書亦已久
行宇內惟未能如通志堂總滙成書久之恐有
散佚道光初
宮保總督阮公立學海堂於嶺南以課士士之
願學者苦不能備觀各書於是
宮保盡出所藏選其應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
林委修恕總司其事修恕爲屬官且淑於 公
門生門下遂勉致力
宮保以六年夏移節滇黔修恕校勘剞劂四載
始竣計書一百八十餘種皮板於學海堂側之
文瀾閣以廣印行不但嶺南以此爲注疏後之
大觀實事求是卽各省儒林亦同此披覽益見
平實精詳矣
道光九年九月廣東督糧道前翰林院檢討新
建夏修恕謹記

皇清經解總目

卷一之卷三
左傳杜解補正以下顧處士炎武著
卷四
音論
卷五之卷七
易音
卷八之卷十七
詩本音
卷十八之卷十九
日知錄

卷二十之卷二十三　四書釋地以下閻徵君若璩著
四書釋地續
四書釋地又續
四書釋地三續
卷二十四　孟子生卒年月考
卷二十五之卷二十六　潛邱劄記
卷二十七之卷四十七　禹貢錐指　胡明經渭著
卷四十八之卷四十九　學禮質疑以下萬處士斯大著
卷五十之卷五十九　學春秋隨筆
卷六十之卷八十九　毛詩稽古編　陳處士啓源著
卷九十之卷一百一十九　仲氏易以下毛檢討奇齡著
卷一百二十之卷一百五十五　春秋毛氏傳
卷一百五十六之卷一百五十七

春秋簡書刊誤
卷一百五十八之卷一百六十一
春秋屬辭比事記
卷一百六十二之卷一百七十六
經問
卷一百七十七之卷一百八十三
論語稽求篇
卷一百八十四之卷一百八十九
四書賸言
卷一百九十之卷一百九十三
詩說惠吉士周惕著

卷一百九十四
湛園札記姜編修宸英著
卷一百九十五之卷二百零四
經義雜記臧茂才琳著
卷二百零五之卷二百零六
解春　馮明經景著
卷二百零七
尚書地理今釋蔣相國廷錫著
卷二百零八之卷二百一十三
易說以下惠學士士奇著
卷二百一十四之卷二百二十七

禮說
卷二百二十八之卷二百四十二
春秋說
卷二百四十三
白田草堂存稿 王編修懋竑著
卷二百四十四之卷二百五十
周禮疑義舉要 以下江慎修永著
卷二百五十一
深衣考証
卷二百五十二之卷二百五十五
春秋地理考實
卷二百五十六之卷二百六十
羣經補義
卷二百六十一之卷二百七十
鄉黨圖考
卷二百七十一之卷二百八十七
儀禮章句 吳司馬廷華著
卷二百八十八之卷三百零一
觀象授時 秦尚書蕙田著
卷三百零二之卷三百零八
經史問答 全庶常祖望著
卷三百零九

質疑 杭編修世駿著

卷三百一十之卷三百一十五

注疏考證 齊侍郎召南著

卷三百一十六之卷三百一十八

周官祿田考 以下沈徵君彤著

卷三百一十九

尚書小疏

卷三百二十之卷三百二十七

儀禮小疏

卷三百二十八

春秋左傳小疏

卷三百二十九

果堂集

卷三百三十之卷三百五十

周易述 以下惠徵君棟著

卷三百五十一之卷三百五十二

古文尚書考

卷三百五十三之卷三百五十八

春秋左傳補注

卷三百五十九之卷三百七十四

九經古義

卷三百七十五之卷三百八十七

春秋正辭莊侍郎存與著
卷三百八十八
鍾山札記以下盧學士文弨著
卷三百八十九
龍城札記
卷三百九十之卷四百零三
尚書集注音疏江徵君聲著
卷四百零四之卷四百三十四下
尚書後案以下王光祿鳴盛著
卷四百三十五之卷四百三十八
周禮軍賦說
卷四百三十九之卷四百四十二
十駕齋養新錄以下錢宮詹大昕著
十駕齋養新餘錄
卷四百四十三之卷四百四十八
潛研堂文集
卷四百四十九之卷四百八十四
四書考異翟教授灝著
卷四百八十五之卷四百九十
尚書釋天盛大令百二著
卷四百九十一之卷四百九十二
讀書脞錄以下孫侍御志祖著

卷四百九十三之卷四百九十四
讀書脞錄續編
卷四百九十五之卷五百零二
弁服釋例以下任侍御大椿著
卷五百零三
釋縭
卷五百零四之卷五百二十三
爾雅正義邵編修晉涵著
卷五百二十四
宗法小記以下程徵君瑤田著
卷五百二十五之卷五百三十四
儀禮喪服足徵記
卷五百三十五
釋宮小記
卷五百三十六之卷五百三十九
考工創物小記
卷五百四十
磬折古義
卷五百四十一
溝洫疆理小記
卷五百四十二之卷五百四十四
禹貢三江考

卷五百四十五
水地小記
卷五百四十六
解字小記
卷五百四十七
聲律小記
卷五百四十八之卷五百五十一
九穀考
卷五百五十二
釋草小記
卷五百五十三
釋蟲小記
卷五百五十四之卷五百五十六
禮箋 金修撰榜著
卷五百五十七之卷五百六十
毛鄭詩考正 以下戴吉士震著
卷五百六十一之卷五百六十二
詩經補注
卷五百六十三之卷五百六十四
考工記圖
卷五百六十五之卷五百六十六
東原集

卷五百六十七之卷五百九十九
古文尚書撰異 段大令玉裁著
卷六百之卷六百二十九
毛詩故訓傳 段大令玉裁訂
卷六百三十之卷六百三十三
詩經小學 以下段大令玉裁著
卷六百三十四之卷六百三十九
周禮漢讀考
卷六百四十
儀禮漢讀考
卷六百四十一上之卷六百五十五下
說文解字注
卷六百五十六之卷六百六十
六書音均表
卷六百六十一之卷六百六十六
經韻樓集
卷六百六十七上之卷六百七十六下
廣雅疏證 以下王觀察念孫著
卷六百七十七之卷六百七十八
讀書襍志
卷六百七十九之卷六百九十一
春秋公羊通義 以下孔檢討廣森著

卷六百九十二之卷六百九十七
禮學卮言
卷六百九十八之卷七百一十
大戴禮記補註
卷七百一十一之卷七百一十六
經學卮言
卷七百一十七之卷七百一十八
溉亭述古錄 錢進士塘著
卷七百一十九之卷七百二十六
羣經識小 李進士惇著
卷七百二十七之卷七百三十四
經讀考異 武進士億著
卷七百三十五之卷七百七十三
尚書今古文注疏 以下孫觀察星衍著
卷七百七十四
問字堂集
卷七百七十五之卷七百八十三
儀禮釋官 胡明經匡衷著
卷七百八十四之卷七百九十六
禮經釋例 以下淩進士廷堪著
卷七百九十七
校禮堂文集

卷七百九十八
劉氏遺書　劉訓導台拱著
卷七百九十九之卷八百
述學　以下汪拔貢中著
卷八百零一
經義知新錄
卷八百零二
大戴禮正誤
卷八百零三之卷八百零六
曾子註釋　以下阮宮保元著
卷八百零七之卷八百一十七
周易校勘記
卷八百一十八之卷八百三十九
尚書校勘記
卷八百四十之卷八百四十九
毛詩校勘記
卷八百五十之卷八百六十三
周禮校勘記
卷八百六十四之卷八百八十一
儀禮校勘記
卷八百八十二之卷九百四十八
禮記校勘記

卷九百四十九之卷九百九十
春秋左氏傳校勘記
卷九百九十一之卷一千零二
春秋公羊傳校勘記
卷一千零三之卷一千一十五
春秋穀梁傳校勘記
卷一千一十六之卷一千二十六
論語校勘記
卷一千二十七之卷一千三十
孝經校勘記
卷一千三十一之卷一千三十八
爾雅校勘記
卷一千三十九上之卷一千五十四
孟子校勘記
卷一千五十五之卷一千五十六
車制圖考
卷一千五十七之卷一千五十八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卷一千五十九之卷一千六十七
疇人傳
卷一千六十八之卷一千七十四

卷一千七十五之卷一千七十六
撫本禮記鄭注考異 張觀察敦仁著
卷一千七十七之卷一千八十八
易章句 以下焦孝廉循著
卷一千八十九之卷一千一百零八
易通釋
卷一千一百零九之卷一千一百一十六
易圖略
卷一千一百一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六
孟子正義
卷一千一百四十七之卷一千一百四十八
周易補疏
卷一千一百四十九之卷一千一百五十
尚書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一百五十五
毛詩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一百五十八
禮記補疏
卷一千一百五十九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三
春秋左傳補疏
卷一千一百六十四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五
論語補疏

卷一千一百六十六之卷一千一百六十九
周易述補　江上舍藩著
卷一千一百七十之卷一千一百七十七
拜經日記　以下臧明經庸著
卷一千一百七十八
拜經文集
卷一千一百七十九
瞥記　梁孝廉玉繩著
卷一千一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零七
經義述聞　以下王尚書引之著
卷一千二百零八之卷一千二百一十七

經傳釋詞
卷一千二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六
周易虞氏義　以下張編修惠言著
卷一千二百二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二十八
周易虞氏消息
卷一千二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二百三十
虞氏易禮
卷一千二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三十二
周易鄭氏義
卷一千二百三十三
周易荀氏九家義

卷一千二百三十四之卷一千二百四十七
易義別錄
卷一千二百四十八之卷一千二百五十
五經異義疏證 以下陳編修壽祺著
卷一千二百五十一之卷一千二百五十二
左海經辨
卷一千二百五十三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四
左海文集
卷一千二百五十五之卷一千二百五十六
鑑止水齋集 許兵部宗彥著
卷一千二百五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六

爾雅義疏 郝戶部懿行著
卷一千二百七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七十九
春秋左傳補注 馬進士宗璉著
卷一千二百八十之卷一千二百八十九
公羊何氏釋例 以下劉禮部逢祿著
卷一千二百九十
公羊何氏解詁箋
卷一千二百九十一
發墨守評
卷一千二百九十二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三
穀梁廢疾申何

卷一千二百九十四之卷一千二百九十五
左氏春秋考証
卷一千二百九十六
箴膏肓評
卷一千二百九十七之卷一千二百九十八
論語述何
卷一千二百九十九之卷一千三百零一
燕寢考以下胡主政培翬著
卷一千三百零二
研六室雜著
卷一千三百零三之卷一千三百一十五
春秋異文箋以下趙徵君坦著
卷一千三百一十六之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寶甓齋札記
卷一千三百一十七
寶甓齋文集
卷一千三百一十八之卷一千三百二十一
夏小正疏義洪校貢震煊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二
秋槎雜記劉典簿履恂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三之卷一千三百二十六
吾亦廬稿崔茂才應榴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七 論語偶記 方庶常觀旭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八 經書算學天文考 陳副貢懋齡著
卷一千三百二十九之卷一千三百三十 四書釋地辨證 宋訓導翔鳳著
卷一千三百三十一之卷一千三百五十四 毛詩紬義 李庶常黼平著
卷一千三百五十五 公羊禮說 以下凌明經曙著
卷一千三百五十六之卷一千三百五十九 禮說
卷一千三百六十之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孝經義疏 阮部郎福著
卷一千三百六十一之卷一千三百六十八 經傳攷證 朱武曹彬著
卷一千三百六十九 甓齋遺稿 劉州倅玉麐著
卷一千三百七十 說緯 王進士崧著 ○以上三種編卷既成之後始得因附於此
卷一千三百七十一之卷一千四百 經義叢鈔 嚴杰補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我
國家經學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
詔刻十三經注疏
頒布學宮鼓篋之儒皆騖騖乎研求古義矣唐宋人經疏如孔
沖遠賈公彥諸人依據閎深包羅古訓誠爲孳經者不
可少之册也今雲貴總督 宮保阮師素以經術提唱
後學嘉慶二十二年奉
命總督兩廣數載之間百廢具舉於粵秀山蒐建學海堂爲
課士之所取
國朝以來解經各書發凡起例酌定去取 命杰編輯爲
皇清經解是編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凡見於

雜家小說家及文集中者亦按次編錄計一千四百餘
注疏牢言推算編中所載天算各書使孔沖遠明乎
不致誤爲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矣賈公彥明
乎此自無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之說矣解經
貴通詁訓廣雅一書依乎爾雅王觀察之疏證尤宜奉
爲圭臬也許氏說文凡經師異文莫不畢采段大令積
數十年心力而成是注悉有根據不同臆說諸如此類
並爲編入更足補注疏所未逮經術之盛洵無過於
昭代矣
道光九年九月九日錢塘弟子嚴杰謹識於督糧道署
之調鶴書堂

皇清經解總目終

皇清經解續刻目錄

卷一千四百零一
國朝石經攷異 以下馮敎授登府著
卷一千四百零二
漢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三
魏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四
唐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五
蜀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六　北宋石經攷異
卷一千四百零七八　三家詩異文疏證

皇清經解補刻後序

頭品頂戴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善化勞崇光撰

右部千四百卷書百八十餘種人七十餘家前廣帥阮文達相國所刊　本朝而精故撰著之書至　本朝而盛文達公備出原書刊爲總部厥費鉅矣厥功偉矣板藏學海堂中咸豐七年毀於兵燹後二年崇光晉督兩廣搜之灰燼完者十之四殘者十之六戎馬倥傯偲公私竭蹶勢固卒卒不暇然念此鉅書頓成缺典此亦帥茲土之憾也乃與同志捐貲補刊之以卷計者凡數百以頁計者凡數千鳩工閱一歲而書完書已有前序故謹爲後序志其

歲月於此文達領一代儒林此書備一代經說其爲體例宜精惜公於道光六年移節而書至道光九年告成諸多出其門人嚴厚民上舍之手率爲編錄刪節去取或乖旨趣廣雅疏證說文解字及諸歷學算學之書雖經學所不可少而與經解不必相附其未經義叢鈔尤非經解專書濫廁其間殊失其類第此係補刊不比重刊更定之則不得爲原本矣故附著其說而不變其例世之讀是書者第恣爲漁獵精爲考訂而不必過爲低離此則補刻之本意也夫新刻十之六屬校者分爲訂正原板十之四亦并爲校正所費不貲其捐貲者例得附著姓名於後云

咸豐十一年補刊

皇清經解在事銜名

總校

在籍刑部主事象州鄭獻甫

內閣中書銜化州學訓導南海譚瑩

前任河源縣學訓導番禺陳澧

候選道南海孔廣鏞

收掌

前四川建昌兵備道婺源俞文詔

監刻兼提調

候補同知無湖許文深

姓氏

捐資刊書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兼綬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

總司編輯

錢塘監生嚴杰

收掌監刻

候選郎中儀徵阮福

信宜縣教諭吳蘭修

東安縣訓導何其杰

皇清經解卷首姓氏

管理覆校

題署博羅縣知縣嘉善孫成彥

未嘗君之羹　解食而不啜羹非也改云爾雅肉謂之羹

弔生不及哀　杜氏主短喪之說每於解中見之謂既葬除喪諒闇三年非也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

二年莒人入向　解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非也於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爲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爲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

三年蘋蘩蕰藻之菜　玉篇蕰於粉切菜也毛晃曰蕰亦水草

四年老夫耄矣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

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　解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按此解宜移在上年衛人逆公子晉於邢之下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　無解子元疑即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葢莊公在時即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爲三覆以敗戎桓五年子元請爲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三事觀之可以知厲公之才

略而又資之以嚴邑能無篡國乎

諸侯用六　解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如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

未及國　解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拔此非人情改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邪諱之不以實告

叔父有憾於寡人　按僖伯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故曰叔父杜解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此乃通稱之辭當穆在莊十三年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之下

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則是也春秋時爲曹地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氏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字爲氏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

十一年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鷄以詛射頰考叔者　佯爲不知而使軍士詛之

立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　解欲以弒君之罪加寫氏而復不

氏以爲假父之命非

接以太牢　解以禮接夫人傳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不以國　解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焉有君之子而自名其國者乎改云若定公名宋哀公名蔣以國則廢名　解國不可易故廢名非也謂若秦莊襄王名楚改爲荊

與吾同物　史記魯世家與王遇　君謂隨侯王謂楚王兩軍八年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右相對隨之左當楚師左堅右瑕君當在左以攻楚之右師　李雲霑曰桓公五年繻葛之戰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衞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是以左當其右右當其左

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改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

桓公二年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　補云達哀伯名莊十一年臧孫達是也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　解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非也穆侯時晉境不得至界休按史記趙世家周宣王伐戎及千畝戰正義曰括地志云千畝原在晉州岳陽縣北九十里

五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解王師敗不書不以告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爲尊者諱

六年親其九族　孔氏書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

遂辭諸鄭伯　邵氏曰娶妻必告父母故告諸鄭伯而辭之杜

之證也未按此說雖巧然玩傳文語勢君字仍指楚君爲當

十一年鄭忽出奔衛　解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蓋未成君之辭

十三年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案春秋諸侯踰年卽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是時靈公被弒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卽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補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其不書還蓋夫子削之

不稱卽位文姜出故也　解文姜未還據下夫人孫于齊則固在魯矣改云繼弒君不書卽位臣子之情所不忍也左氏未得其旨而見下有夫人孫于齊之文所謂緣此不忍書耳

絕不爲親禮也　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然則母可絕乎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卽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爲宋姬不慈襄公不爲不孝今文姜之

罪大絕不爲親何傷於義哉

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解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

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舊文

六年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　不謀猶言失計不知

黔牟之不足與立是不謀也知其爲君之孤立而無助則不

能自強而有其國矣按弗必強言不

八年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　今書大禹謨

十二年蕭叔大心　解叔蕭大夫名按大心當是其名而叔其

字亦非蕭大夫也二十三年蕭叔朝公解曰蕭附庸國叔名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宋戴公生子衍字樂父裔孫大心平

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以爲附庸今徐州蕭縣是也其後楚

滅蕭

手足皆見　補云言萬力能決犀

十四年傳瑕貳　解有二心於已傳氏曰如此則漢祖之斬丁

公也在厲公當不然矣改云雖納我仍有二心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　解見哀十六年

莊公之子猶有八人　解莊公子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

竝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按猶有八人者謂除此

四人外尚有八人見在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傳

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　補云辟偏也

二十二年夏五月　補云書五月史闕誤

翹翹車乘　解曰翹翹遠貌傳氏曰高貌按詩翹翹錯薪箋氏曰翹翹高竦貌此於車乘亦當訓高

山嶽則配天　解得太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改云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言天之高大惟山嶽足以配之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月之朔也然則此其常也而曰非常者何蓋不鼓於朝而鼓於社不用幣而用牲此所以謂之非常禮也杜氏不得其說而曰以長厤推之是年失閏辛未實七月朔非六月也此則咎在司厤不當責其伐鼓矣又按唯正月之朔以下乃昭十七年季平子之言今載於此或恐有誤

二十八年小戎子生夷吾　解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陸氏曰據傳云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自惠公始誘以來則此非允姓別一戎而子則其姓爾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　解謂遺二公子出都之非也都者大邑之名隱元年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是也傳氏曰以狄地之曠絶而在晉則爲都其威遠樹宜闢土之廣晉人謂之二五耦　言相比爲奸也古人共耕曰耦共射亦曰耦僖九年傳曰耦俱無猜此解云墾傷晉室太巧

三十二年狄伐邢　邢解已見隱五年此重出

城小穀爲管仲也　小穀不繫齊疑左氏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穀城按史記漢高

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卽此地杜解以此小穀爲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劉昭郡國志酈道元水經注皆同按春秋有言穀不言小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於穀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於穀成五年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四書穀而一書小穀別於穀也又昭十一年傳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則知春秋四書之穀及管仲所封在濟北穀城而此之小穀自爲魯邑爾況其時齊桓始霸管仲之功尙未見於天下豈遽勤諸侯以城其私邑哉

而以夫人言許之　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

能投蓋于稷門　當從劉炫之說以蓋爲車蓋正義謂車蓋輕而帆風非可投之物不知投重物易高投輕物而使之高則其人爲有力矣漢書上官桀傳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事亦類此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補云國語曰車有震武也震有威武之象閔元年安而能殺　補云蓋適母家也

故曰殺

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　補云曹詩作漕鄭志答張逸曰漕邑在河南今大名府滑縣南二十里有白馬故城是也

君失其官　解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改云失官人之道

用其衷則佩之度　劉奉世曰佩之合法度也記云世子佩瑜

玉而綦組綬

尨涼冬殺金寒玦離　林氏曰衣之尨襫則有涼薄之意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意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

金玦不復　補云人臣賜玦則去故曰不復

內寵竝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　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按曲沃卽申生所居豈可謂其生亂乎陸氏曰古人引言但取大意不必事事符同祇取內寵嬖子二事今從之改曰驪姬寵奚齊嬖亂之本也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補云國語申生敗狄于稷桑而反讒言益起

衞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解云葢用諸侯諒闇之服非也陸氏曰言其儉樸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偪陘之戍將歸者也　魯與邾之尋師多矣詐而敗其戍兵不必爲哀姜故也解鑿二年冀爲不道人自顚軨伐鄍三門　服虔謂鄍晉邑也冀伐晉虞助晉人伐冀師故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將假道稱前恩以誘之其說爲長　按此兩言自指冀之伐虞觀下未可非況鄍與顚軨皆爲虞地可考乎

係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邵氏曰逆旅近晉南鄙之客舍也出則侵退則係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　解晉猶主兵不信虞按請先

伐虢者爲之導也晉以師會之未見晉不信虞之意解可刪

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解不知其故而問之非也

改云齊侯以爲楚罪而問之

共其資糧屝屨　解屝草屨按劉熙釋名齊人謂韋屨曰屝

五年憂必讎焉　讎應也如詩言無言不讎之讎漢書律厤志

注鄭德云相應爲讎

孔叔止之　孔叔解已見三年此重出

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此二句一意乃是諺語呂氏春秋宮之

奇諫曰虞之有虢也若車有之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

之勢是也注車牙也輔頰也與杜氏同牙車字出素問

太伯不從　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大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

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

其義甚明杜氏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

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秦檜之言莫須有者

何以異哉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今書蔡仲之命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今書君陳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今書旅獒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作袀服師古曰袀服黑衣吳都賦六

軍袀服

六年後出同走罪也　史記述冀芮之言曰重耳已在矣今往

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左氏文簡非此數語不明杜

解非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密而經云新城故傳釋之以爲鄭懼齊而新築城因謂之新城也解云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夫罪孰大於逃盟者而更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亦細乎且上文固曰以其逃首止之盟則不煩添此一節矣

七年申侯申出也　補云蓋楚女嫁于申所生

作而不記　傳云無國不記解乃云齊桓史隱諱非也改曰不記言不可記

八年不殯於廟　邵氏曰殯於廟謂啟殯而朝祖也凡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九年以是藐諸孤　藐小也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補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　郤芮解宜在六年伐屈條下

十年帝許我罰有罪非矣　傅氏曰有罪謂烝于賈君

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徙踐乃職無逆朕命　按此數語與書微子之命相類從書作曰篤不忘較明古字通用或傳訛未可知也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史記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囊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十五年卜徒父筮之　解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非也

卜徒父秦之卜人兼掌筮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是古之筮皆兼掌於卜人也

涉河侯車敗　解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非也秦師及韓晉尚未出何得言晉侯車敗當是秦伯之車敗故穆公以爲不祥而詰之耳涉河侯車敗五字乃事實非卜人之言也如石門之盟鄭伯之車僨于濟春秋時固常有是事今特泥下文不敗何待之語謂是晉車敗不知古人用字自不相蒙況下文又曰複諫違卜固敗是求豈亦是車敗乎　三敗及韓

當依疏引劉炫之說是秦伯之車三敗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　按此與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

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廣韻狃相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況以吾晉國之衆乎

入而未定列　解列位也陸氏曰謂師之伍列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　傅氏曰履薪示欲自焚

瑕呂飴甥　呂氏也瑕其邑名如成元年瑕嘉之瑕葢兼食瑕陰二邑非姓也

敗于宗丘　劉熙釋名曰宗丘邑中所宗也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解以數爲象數之數恐非言先君之敗德及今言之其可悉數乎雖有史蘇之占而獻公心志昏亂不從其言亦何益也是則敗亾之禍人實爲之矣　或曰獻公從史蘇之言其可免乎曰此韓簡就惠公所問而言其意以敗德爲主不在穆姬一事也抑考國語獻公勝國得妃史蘇告以不吉然則史蘇之爲人固能以卜筮諫者與　傅氏曰先君以敗德致咎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也古文語急故略其字爾亦通

十六年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傅氏曰言陰陽順逆爲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於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見於兆譏襄公不修人事而徒

問物變

十八年狄師還　解云邢留距衛非也狄强而邢弱邢從於狄而伐者也言狄師還則邢可知矣　下年衛人伐邢蓋憚狄之强不敢伐而獨用師於邢也解云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亦非

十九年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　解三亾國魯衛邢疑魯是大國且特內亂未嘗亾也傳氏曰三亾國邢衛杞義士猶曰薄德　言其德不若古聖王得死爲幸　得死猶云考終

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　大司馬卽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隱三年言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二年言孔

父嘉爲司馬知大司馬即司馬也文八年上言殺大司馬公
子卬下言司馬握節以死知大司馬即司馬也定十年公若
藐固諫知固諫之爲堅辭以諫也杜以固爲名謂莊公之孫
公孫固者非朱鶴齡曰按史記宋世家則前後俱子魚之言
弗可赦也已　猶書言不可追傳氏曰言違天天必不宥注以
赦爲赦楚非

三軍以利用也　利用猶云弧矢之利注云爲利與非

金鼓以聲氣也　聲如金聲而玉振之之聲劉用熙曰聲宣也

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傅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況使
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

二十三年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邵氏曰此倒語也若曰其有
幾人能靖者與陸氏釋文與字絕句

策名委質　解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疏云質形體
也謂拜而屈膝委身體於地也傅氏曰質古贄字管子令諸
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虎之皮晉語臣委質於瞿之鼓韋
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凡言委質皆委贄也愚按孟子出
疆必載質庶人不傳質爲臣皆是贄字

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疑此三句俱謂未同
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書名史氏之體也

聞其駢脅　程大昌曰駢者脅骨之生兩兩相並也

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當讀至夫子爲句夫子卽公子（按此陸氏
顧處士左傳杜解補正　高庚申補刊

說也玩文勢仍當從杜以相句絕

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疑此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周之冬也

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　解見九年此重出

使殺懷公于高梁　高梁

實紀綱之僕　傳氏曰言其可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　之推既隱求之不得未幾而

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辭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

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

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

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縣有地名

緜上今按緜上又見襄十三年定六年疑是近絳之地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魏陳思王表曰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是則二叔謂管叔蔡叔也但下有封建之云首列管蔡故杜氏以爲夏殷之叔世昭六年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古人以末世謂之叔季國語史蘇以桀紂及幽王爲三季之王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常棣之詩序以爲周公之作而此文則以爲召穆公蓋各有所傳不必同也

棄璧寵而用三良　解引殺子華未當古人只是大槩言耳又以用三良爲尊賢亦未合正義曰此見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夏書曰地平天成　今書大禹謨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　解省官司具

器用傅氏曰官司具器具較明

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

已葬成公稱子者未踰年也春秋之例踰年卽位然後稱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稱爵稱子

繫乎踰年未踰年而不在乎葬與未葬也解誤

王章也　言天子之典章

二十六年室如懸磬　磬國語作磬韋昭解府藏空虛但有榱

梁如懸磬也傅氏曰禮記磬于甸人注引此傳文正作磬

太師職之　太師周之大師主司盟之官解云太公爲太師非

二十八年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邵氏曰躍踊者皆絶地而起

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橫跳必先直而旋故不

曰橫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葢躍踊之度大約

有此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范守己曰盬者苦鹽之名詩云王事靡

盬勉之使無以爲苦也晉侯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當是以

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我且柔之矣杜氏訓盬爲啗非也

出入三覲　邵氏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醴受策二覲也去而

辭三覲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　古人多以見爲知呂氏春秋文侯

不說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

殺士榮刖鍼莊子　晉人殺之刖之也邵氏曰猶商君刑太子

師傅之意

甯子職納橐饘焉　蓋以饘實橐中正義云橐以盛衣亦可盛
食宣二年傳爲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是也
且使王狩　邵氏曰凡天子之出皆曰狩古之狩猶今之幸也
非田獵之狩也
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　補云於齊則爲異姓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補云列子言東方介氏之國其人
多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三十年行李之往來　古者謂行人爲行李亦曰行理此與襄
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並作李昭十三年行理之
命無日不至作理國語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
告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漢李翕折里橋

鄰閣頌行理咨嗟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補云闕損也
饗有昌歜白黑形鹽　歜字誤玉篇作歠徂敢切菖蒲菹也
三十二年勤而無所必有悖心　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
經之國必有背叛之心解云將害良善未當　按無所謂不
作何事也與上師知所往何地所
必有悖心言軍士將怨相反
中壽　李善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歲
下壽八十與正義同淮南子則云凡人中壽七十歲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解云不伺陳故言及非
也及者殊夷狄之辭
晉人敗狄于箕　解云太原陽邑縣有箕城陽邑在今之太谷

縣疑襄公時未爲晉境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九月十月之交草木黃落之日而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此洪範所謂恒燠者也解曰霜當微而重重

而不能殺草非

其爲死君乎　死君謂忿其先君猶范鞅之言死吾父也

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滑國者晉之同姓

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喪事有進無退已墨則不復反

哀故遂墨以葬文公也後遂以墨爲常則失禮甚矣蓋以誇

克敵之功猶楚之乘廣自邲之師而先左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原父曰當以緩作主爲一句此傳

經書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之義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今僖公以文元年四月葬二年二月始作主過祔之期

皇清經解卷一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庚申補刊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古人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文之書閏月者皆在歲末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是也而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皆有閏月亦竝在歲末是以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者言閏卽歲之終可知也今魯改厤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厤志曰魯厤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是也又按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曰秦之厤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

未改秦厤之前屢書後九月是知厤法故然

更伐之我辭之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嬖多將來必有易樹之事則亂從之矣

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　補云言君之春秋富而內

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朱鶴齡曰一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厤之也　解厤猶損也未是傳氏曰厤臨

也以尊臨卑如漢人所云厤勝之耳

陳侯爲衞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此卽上所謂我辭之者也

解不合宜刪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穆君子曰

禮謂其后穆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補云言僖公於文有父之親而閔公於

僖有君之尊禮不敢以其所親加之於尊故引二詩爲證

廢六閑　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爲不仁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孝也　卽以僖公之薨爲十一月亦甫及大祥耳未畢二十

五月之數何得云諒闇已終解謬　按此傳通言娶夫人之

禮則可若在文公喪制未終而使卿納幣違禮拂經甚矣

三年雨螽於宋　解宋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然

則隕石退鷁豈亦喜而來告乎

四年夏曹伯如晉會正　會正卽朝正也周之三月晉之正月

襄二十二年隨於執事以會歲終杜氏解曰朝正是也此解
以正爲政似因傳文夏字而曲爲之說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
之謂矣　解意太迂愚謂引詩葢取上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之義言恐懼可以致福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湛露之詩只是宴
樂之意取此爲興耳天子當陽言嚮明而治也解太巧
五年皋陶庭堅　十八年季孫行父所稱八凱有庭堅杜氏以
爲皋陶字羅泌以爲六皋陶之後蓼庭堅之後陸氏据焦氏
易林庞降庭堅爲陶叔後謂二國皆皋陶後而庭堅則或以
支子別封自爲其國之祖故文仲竝舉之也未詳孰是

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德之不建言二國不能自強於爲善民
之無援言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寡解非
沈漸剛克　補云漸書作潛
六年樹之風聲　陸氏曰樹立其風化聲教
爲之律度　鍾律度量皆有一定之法以遺後嗣書所謂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者也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　解立少君恐有難非也謂連年有秦
狄之師楚伐與國
先君愛之　補云先君謂文公
難必抒矣　抒服虔作紓
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　補云君謂襄公

七年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畏穆嬴之偪也以君夫人之尊故解非

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水經注引闞駰曰令狐卽猗氏刳首在西三十里後漢衞敬侯碑陰文城惟解梁地卽邻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邻玉篇邻口孤切秦地在河南當是河東之誤

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補云公既不及於會則不知班位之次序故不書諸國以辟不敏

夏書曰戒之用休　今大禹謨

八年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　傳氏曰自申至於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致之於衞竊以上文言匡戚歸衞田也此言自申至虎牢歸鄭田也故杜於上年解云爲晉歸鄭衞田張本而此則專言歸衞此杜氏之闕漏爾按自申至于虎牢鄭地晉取之以封公壻池今乃歸之傳文不言鄭言申虎牢則鄭可知矣

九年穫公子莊　按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囚楚公子莊距此四十四年疑別是一人

十年沿漢泝江將入郢　補云欲入郢爲亂

十一年皇父之二子死焉　傳本云皇父之二子解乃云穀甥牛父誤　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邴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鄘瞞伐齊　按此年世太遠陸氏曰史記魯世

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二年又齊世家曰惠公二年長翟
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於齊惠公二年書王
子城父敗長翟三文皆同按惠之二年卽魯宣公之二年也
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爾此傳以惠公爲襄公蓋傳寫之
誤也　因此知解云長三丈者亦未可信考工記曰戈柲六
尺有六寸假如長三丈之人富父終甥何由得以戈椿其喉
邪　云長狄之種絶者亦非傳云亾者特其國亾耳杜以後
世不聞有長人故云種絶然張蒼長八尺餘父不滿五尺其
子復長至其孫長止六尺餘豈可以此論邪
十二年郤伯來奔　劉原父曰此郤太子也魯以諸侯逆之卽
謂之郤伯而春秋又沒其事士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

之豈其然乎意者郤伯以去年卒太子今卽位而不能自安
遂出奔夫踰年卽位則眞郤伯矣以其日淺或謂之太子而
左氏則誤以爲太子出奔也
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啖叔佐曰左氏事迹倒錯者
甚多此文當在成四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之下誤書於
此
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上年晉人秦人戰
於河曲注云在河東蒲坂縣南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則瑕
必在河外僖三十年注曰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水經河
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注云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胡縣
漢武帝改作湖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瑕胡二字通用禮

記引詩心乎愛矣瑕不謂矣鄭注云瑕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記因其字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今爲闞鄉縣治瑕邑即桃林之塞而道元以爲郇瑕之地誤矣

不如隨會能　邵氏曰能字句絕能言才也如孟子能者在職之能正義屬下文以爲能處賤非　按能字仍當屬下句能賤猶云爲貴當可使復賤也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補云傳氏曰蓋繞朝會言於秦伯請留之

文子賦四月　解云不欲還晉以傳考之但云成二國不言公復還晉四月之詩當取亂離瘼矣維以告哀之意爾

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解既見而後入北斗非也改云有者非常之辭孛妖星之有光芒者也如帚者則謂之彗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下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象篡弒之表也于大辰于東方皆不言入此其言入何穀梁子曰斗有環域也

子叔姬妃齊昭公　按僖二十七年經齊侯昭卒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當以先君之名爲謚而經不書葬無可考正疑左氏之誤然僖公十七年傳曰葛嬴生昭公前後文同史記同先儒無致疑者

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劉歆曰斗天之三辰紀綱星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故當之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彼已之子

十五年魯人以爲敏　傳以華孫辭宴爲合於禮解失之

十七年鹿死不擇音　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趙穿與池皆晉侯女壻故以爲質

十八年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　殺視及叔仲惠伯不書亦諱之耳解非

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此與孟子四罪不同解云驩兜共工鯀恐未必然至縉雲氏有不才子則杜亦不能以三苗釋之矣四凶事當以虞書孟子爲正　鯀婞直以亡身其爲人傲而自用則有之不至如所云檮杌也帝之殛之亦祇遏在羽山而已

宣二年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邵氏曰倒戟猶倒戈也坐此遲緩反爲鄭人所獲

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邵氏曰聽猶聽政之聽解謂常存於耳似迂

文馬百駟　邱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

觸槐而死　麑退而觸槐則非趙盾庭樹明矣解可刪

六年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　劉炫曰以繩穿物謂之貫書云商罪貫盈言紂之爲惡如物之滿於貫也殪殺也解非

八年楚爲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解舒蓼二國名羅泌曰偃
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楚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
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以上
辟爲僻下辟爲法當時有此解昭二十八年晉司馬叔游引
此詩亦同漢張衡思玄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正用此也　家語孔子曰洩冶之于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
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婬昏
死而無益可謂捐矣
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注已見文十三年此重出
按文十三年傳曰邾文公遷于繹然則此之取繹豈取其國
都乎蓋文公雖遷後復還其故都耳
十一年使封人慮事　慮籌度也解非
其從之也　補云言往而會狄
十二年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
鄧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蓼文四年滅江五
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又有武王滅權文王滅申凡十一
國傳氏曰時楚適有九縣故鄭願得比之言服事恭謹如其
縣邑耳非必追記其所滅之國也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　傅氏曰言楚分其三
軍爲五部而使之各專其職
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

以囚也　傅氏曰將師之貴於法律者能使其下如已之志故謂之律所謂順成而臧也否臧則律且竭而敗矣天屈也言其法律如水之壅而盈則必竭屈而不伸散而不整故爲凶其君之戎分爲二廣　其君之戎謂戎車傅氏曰廣楚乘車名以其親兵分左右二部故名二廣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邵氏曰楚人易古偏法而爲廣廣之所有百人故曰一卒亦古偏法也一卒之外又有承副之卒焉其數如偏之兩兩二十五人也廣之所有一卒一卒百人也一卒之外又有餘卒爲承副者二十五人爲兩故曰卒偏之兩車法在古爲偏在今爲廣葢舉古今錯言之不直曰若干人而必曰卒曰偏曰兩者今法不離於古也

內官序當其夜　邵氏曰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邵氏曰兩車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葢驂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閒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旻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傅因士季語竟言之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　傅氏曰兵法車十五乘爲偏今楚用舊法而易其名

屈蕩戶之　戶止也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

楚人甚之　定四年管蔡啟商甚間王室解甚毒也傅氏曰言

楚人將毒害之而晉人乃脫扃扳旆投衡而出爾未詳按杜解甚爲敎於我爲長益晉人困厄而楚人顧敎之脫險既脫而復有詖言故傳書之以紀異若如傳氏說則軍中常事何可勝書且末語尤無謂矣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軍器無復部伍解非

遂圍蕭蕭潰　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云蕭潰下便不得言遂傳于蕭也

十三年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邵氏曰清丘晉與宋衛盟既而衛背盟而救陳晉背盟而不救宋故曰唯宋可免責晉衛也

十四年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猶言輕我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　邵氏曰寢門之外遠於窒皇蒲胥之市遠于寢門之外屨人進屨追而及於窒皇前此未及屨也劍人進劍追而及於寢門之外前此未及劍也車人駕車追而及於蒲胥之市前此未及車也蓋與師之速如此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　劉炫曰實百品于庭以爲獻物

十五年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　傅氏曰華元登牀乘其不虞劫之與盟也

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　邵氏曰子反何爲而懼懼華元之脅也盟豈得已哉觀懼之一言則華元之情狀可見矣論者謂其輕見情實殆非知華元者

吾從其治也　治謂病閒之時凡人病未昏酒未醉皆曰治列左傳杜解補正

子鄧析謂子產曰子奚不時其治也謂伺其醒時
爾用先人之治命　石經作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呂大臨考古圖郝敦銘曰王格于宣
榭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榭射堂之制也其文作卻古射字
執弓矢以射之象因名其堂曰射後仌其堂無室以便射事
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爾雅　宣王之廟制如榭故謂之宣榭
春秋記成周宣榭火以宗廟之重而書之如桓僖宮之比云
傳云藏禮樂之器非也
十七年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傅氏曰
言三子見執齊人必悔有遣使之心今又久之必將背晉
成元年作丘甲　周制四丘爲甸旁加一里爲成共出長轂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
丘甲令丘出二十五人一甸之中共出百人矣解云丘出甸
賦騶增三倍恐未必然山堂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
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
五人爲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
四丘具一乘則今作丘甲者卽丘出一甲向之十有八人者
今增而爲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軍矣所未可知
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
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
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
實爲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

杜氏之所謂正出一旬之賦

二年與先大夫之肅　先大夫謂原軫狐偃欒枝之輩

三周華不注　補云華不注在今山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

傷而匿之　在軍中不敢言病故匿其傷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陸氏曰如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之物謂相土之所宜

畏君之震　震威也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言卽幸而勝亦從晉命況於不幸

遂常以葬　補云以喪禮有進無退

三年叔孫僑如圍棘　僑如解宜在二年戰于鞌下

四年楚雖大非吾族也　言蠻夷

六年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　爲僕大夫則君之親臣

故獨令之從公而入寢庭也

其惡易覩　陸氏曰言垢穢易見

且民從教　言馴習於上之教令

七年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　王應麟曰國語史伯曰當

成周者南有申呂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

解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

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

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傅氏曰古人一車謂之一
兩詩百兩御之孟子革車三百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
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舍偏兩之一
者車之半邊爲偏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八年唯或思或縱也　陸氏曰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弛而不設
備者故多兼弁以成大國
十年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陸氏曰非其人謂
叔申本非賢者雖欲效忠不見信於君適以自害爾（按叔申既忠於鄭何以見其非賢者杜解不得其人較勝）
十二年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
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　傅氏曰世治尚文德武夫惟使
之在外扞難故曰干城世亂尚武力公侯用武夫侵暴鄰國
以爲搏噬之用故委任之無所不至
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干城而制其腹心　傅氏曰言能制御
武夫之腹心者使不爲害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赤棘解見元年此重出
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　陸氏曰漢書律厤志引此語作能者
養以之福顏師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
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如此姚寬西溪叢語曰玩注亦當是
養以之福傳本誤也今本作養之以福謂養之以致福爾於
義亦通但杜顏注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
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爾

楊用修引漢酸棗令劉熊碑辭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一篇之中稱寡君者三我君者一寡人者五當是屬文之時未曾參訂然古人之文亦往往不拘如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前稱寡君後云夷與孤之二三臣亦其類也

十六年德刑詳義禮信　正義曰詳祥也古字同李巡曰祥福之善也

致死以補其闕　陸氏曰軍國之事有所闕乏解非

必之師荀伯不復從　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

南國蹴　易以外卦爲南明夷之九三曰明夷於南狩是也復

一陽淩長而至於乾有南國蹴之象

敗者壹大我不如子　敗者壹大恐君之不免也我不如子子之才能以君免也解謂軍大崩爲壹大及御與車右不同者非

不亦識乎　邵氏曰識記也謂其能記往日好整好暇之言若之何憂猶未弭　謂君薨太子殺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今五子之歌

十七年施氏卜宰　施氏之家臣也如論語仲弓爲季氏宰之宰解冢宰非

孟姬之讒吾能違兵　傅氏引晉語注曰違其兵難卒存趙氏

十八年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　林氏曰吾憎謂吾所憎之

石庚申補刊

人

襄二年官命未改　陸氏曰官命猶言公命

三年克鳩茲至於衡山　疑卽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

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　啖叔佐曰此傳誤宜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按如啖說則季文子當作桓子

靡奔有鬲氏　杜氏曰靡夏遺臣事羿者仁山金氏遂以爲左氏之誤今按此文亦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亾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爲謬也

有窮由是遂亾　解云浞因羿室不改有窮之號非也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　補云國語曰與之貨而獲其土

五年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共王不謀於衆背晉之盟以亾師於鄢遂失諸侯不知自反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是失刑也

夏書曰成允成功　今大禹謨

六年子罕善之如初　傳氏曰子蕩已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若趙盾之於賈季也

七年衛而委蛇必折　傳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

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八年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於道　詩箋云不行而坐圖遠近故不得於道路也此解曰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按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此解爲長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用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

九年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　漢書五行志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心星伏在日下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云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

遇艮之八　陸氏曰劉禹錫稱董生之說曰揲蓍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之類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以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苟以悅於姜爾而杜元凱以爲

祿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傳氏曰艮五爻皆變唯二得八不變之隨筮法五爻皆變則占之卦定爻得隨之六二係小子失丈夫是明示穆姜以通於僑如之穢姜亦自知之而以象辭爲說也

肆眚圍鄭　正義曰赦諸侯之軍犯法者

以先君之祧處之　鶴山魏氏曰祧者取廟外之兆域爲義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僅大夫兩世未有遠祖也

輸積聚以貸　傅氏曰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十年請以桑林　宋洪氏容齋四筆引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高誘注曰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許叔重注曰桑林者樂名也

楚令也　猶云從楚之盟故也解云亦兼受楚之赦命者非

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還與環同

猶將退也　邵氏曰猶言同一將退也

牲用備具　傅氏曰牲犧牲用器甲

十一年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解謂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堪非也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

而季氏擇二嗌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使半爲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謂半也

十一年吳子壽夢卒　夢古音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非號也解可刪

夫婦所生若而人　若而人猶言某某

十三年唯是春秋寵冬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寵冬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

楚人歸之　補云良霄果亂鄭

十四年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　邵氏曰役無虛時故曰相繼於時

子叔齊子　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蓋傳寫之誤

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悔也　二國大夫後濟解云悔慢未明

暴妾使余　邵氏曰視嫡母如妾而使之加虐

余不說初矣　邵氏曰初從之出不得已爾今悔焉故逃是不說初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　補云所謂貴戚之卿

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邵氏曰此二句承庶人謗而言旅於市陳其所尚之物而言從之是亦爲諫也屢賤踊貴之類是已

獻藝工執藝以諫也

十六年書日會鄭伯爲夷故也　傅氏曰不使鄭伯夷於大夫

也解非

十七年唯卿爲大夫　邵氏曰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　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今曰禮卿大夫士異何居斯禮也周其衰矣衛幕布魯幕綃魯衛之所謂禮也非三代之通禮也晏子之老所謂大夫之禮者亦然其曰唯卿爲大夫姑就其言以答之也

十八年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解云故經書圍非也圍者圍齊也非圍防門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　解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

范守已曰案上文言子庚治兵於汾注云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爲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邪然則魚陵之不爲魚齒山明甚況下文又言魚齒山何故於此言魚陵邪至于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以云右同梅山侵鄭東北也

十九年夫銘天子令德　令猶令龜之令言以德布於銘也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齮聲姬　解云顏齮皆姬母姓非也當云母氏

諸子仲子戎子　房玄齡注管子曰諸子內官之號杜氏蓋未之考故以爲諸妾姓子者至哀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則又以爲庶公子皆非

二十一年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邵氏曰姑姊一人也其殆魯之宗女於成爲妹者乎故曰以姬氏妻之稱姊尊之也

夏書曰念茲在茲　今大禹謨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　譏其不能保身

書曰聖有謀勳明徵定保　今肖征

得罪於王之守臣　守臣謂晉侯玉藻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

之守臣某是也解非

莊公爲勇爵　陸氏曰爵酒器也設之以觴勇士

二十二年見於嘗酎　傅氏曰嘗秋祭酎三重醇酒嘗而以酎

薦祖考曰嘗酎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

月成名曰酎武帝紀酎金縢虔曰因八月獻酎祭宗廟時使

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今觀此傳則知古有嘗酎助祭之禮而

漢因之也

無昭惡也　無昭子明之惡

二十三年禮爲鄰國闕　杞孝公晉平公之舅尊同不降當服

緦麻三月言鄰國之喪且猶徹樂而況於毋之兄弟乎

納諸曲沃　傅氏曰曲沃晉祖廟所在蓋諸卿分掌公邑而此

邑屬欒氏注以爲欒盈邑按晉世家至幽公時微極矣獨有

絳曲沃則平公之世未嘗以宗邑與人也

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言雖事不集而死乃我自不爲天所祐

非子之咎也解非

陳文子見崔武子　解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按史記世家乃完

之曾孫

張武軍於熒庭　今滎城縣東南七十五里有熒庭城水經注

紫谷水西逕滎庭城南

成鄍邵　今濟源縣西一百二十里有邵原關唐武德二年置邵原縣　按鄍邵當是二地計其相去亦不甚遠文公六年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鄍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二十四年在周爲唐杜氏　竹書紀年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踞轉而鼓琴　傅氏曰轉當爲軫詩小戎傳注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

二十五年風隕妻不可娶也　陸氏曰當以風隕妻爲句言夫既從風風能隕妻

將庸何歸　東山趙氏曰卽覆說上文君死安歸之意

及處守者皆有賂　解云皆以男女爲賂非

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辰陵之盟

鳩藪澤　陸氏曰若周官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入之於王

表淳鹵　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谷風小弁皆有此文說詩作閱皇詩作遑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今蔡仲之命

二十六年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如乃心罔不在王室之在解

非

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宋之盟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是也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今大禹謨

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　陸氏曰令其祿秩比叔向解非

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補云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傅氏曰諸侯絕期無兄弟之服今獻公獨爲此服者痛子鮮之甚也陸氏曰稅如字禮曰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沈氏曰舉謂記錄之也

單襄其死　言未有不亾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　邵氏曰亾人于宋則因宋以守也病謂楚攻而病也夫猶言人人也言人人能致死與人同力故可以倍楚守字句絕按夫猶彼也謂宋也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周頌

二十八年使諸亾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邵氏曰亾人謂匿公之黨崔氏名之爲賊得者也不然何從而知之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能自捕

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邵氏曰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爲隱語以相諭也知禍將作而以何得問其子既得得木之對則知其知所從違矣故以慎守堅之守謂守志非守其木愚謂

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齊國之權

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言其尸眞

二十九年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鄭氏周禮注茢苕帚

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 服虔曰不尙尙也言先君當取叔

侯於地下治之

猶未也 言王化局於一方猶未大行也

是其衞風乎 言三國同是衞風

國未可量也 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定也

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服虔以爲此謂變小雅

也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閒歌其一二季子

因就所聞而評之也

盛德之所同也 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

見舞象箾南籥者 補云孔氏曰維清奏象舞也卽此象箾之

舞程大昌曰南籥者二南之籥鼓鍾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者也

勤而不德 不矜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美哉猶有憾 猶未洽於天下

是以免於欒高之難 解難在昭八年當作十年

三十年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季猶畸也 按季猶未也指最後甲子而言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邵氏曰二首亥字上

二畫也六身亥字中三畫也三畫而謂之六者其形如算之

六也下二如身謂下二畫亦如算之六故曰如身蓋古字體

如此絳老既爲隱語師曠史趙因之師曠以故事史趙以字畫皆隱語也按下二如身當從杜解下亥上二畫竝置身旁邵解六身亦未當蓋古文亥亥下三曲皆如布算之六計爲二者一爲六故成二萬六千六百六者三爲六旬也

譆譆出出　傅氏曰說文譆痛也

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陸氏曰殺新爲鮮傅氏曰衆給者不必用鮮惟物之足而已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三十一年我問師故　問齊人用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今泰誓有此文

豈不遽止　遽亟也

皇清經解卷二終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

學海堂

左傳杜解補正

崑山顧處士炎武著

昭元年商有姺邳　竹書紀年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姺人來賓

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　大明之首章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厖以喻楚諸侯惡楚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擾之

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傳氏曰此蓋度其道里以次第舍車各預置酬幣於車中復計其遠近使之先日續發約享日仍以

每享次第而至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　其先世必有大功德於民

鮮不五稔　言少有不至五年者

請皆卒自我始　葢古未有此法

遷實沈于大夏　解大夏今晉陽縣定四年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解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按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今平陽府翼城縣也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所謂成王滅唐而封大叔者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國亦遠不相及況自霍山以北皆戎狄之地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

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竝在於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正義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幷州晉陽及汾絳等州是然則杜氏專指晉陽者非也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也封禪書齊桓公西伐大夏考之於傳則曰至高梁而還高梁在今臨汾縣四姬有省猶可　省減也解非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　傳氏曰樂有五聲宮商角徵羽其相生大小之次皆有節焉先王所以成樂而用之以節百事其遲速本末皆有倫序以及於中五聲固本以黃鍾爲宮然還相

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爲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可彈若自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弗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煩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女陰也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爲陽

使后子與子干齒　傅氏曰齒猶齊列也

庚戌卒　終穆叔劉定公奏后子之言

二年敢辱大館　解敢不敢當移在敢辱郊使之下

國則不共而執其使　言齊二國不共非使人之罪解非

三年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　數列也音色主反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張趯之言止此傳於下文因言晉衰將

失諸侯故二大夫退而大叔稱之

諸侯求煩不獲　言所求日煩而諸侯不能應也解非　按求煩不獲言欲煩而不可得也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言庶幾可以爲君子也蓋人臣雖有諱國之禮然或憂其將亂而私語之於友不害爲忠此叔向晏子之言所以不譏於君子也　按言在君子之後是寓貶於褒也

豆區釜鍾　毛晃曰豆當音斗後人誤作俎豆之豆用之考工記一斛而三斟則一豆矣豆古斗字

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　王若虛曰燠溫煦安息之意

以樂愆憂　傅氏曰愆慢也以淫樂而慢其憂禍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懿伯惠伯之叔父而敬子之五從祖也陳可大曰忌忌日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敬子欲至次日乃入

其或寢處我矣　本上襄二十八年盧蒲嫳讒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之語

四年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　亨古享字

晉君少安不在諸侯　少安猶言少惰二十六年晏子對景公曰後世若少惰

將焉用之　言將用何爲辭　按杜解云焉用朱盟似得語氣

火出而畢賦　補云周禮夏頒冰

秋無苦雨　傅氏曰雨過白露時物得之則傷宋玉九辨所謂

皇天淫溢而秋霖者也

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　陸氏曰規正會禮之失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　傅氏曰楚武城必有

先君之廟故田獵以祭祭用幣畢瘞之故云墮幣也恨其後

至託此爲辭

慶封唯逆命　謂弒君

不見既自見矣　邵氏曰言叔孫不見仲於公而仲已自見公矣

求之而至又何去焉　傅氏曰牛寵任日久洩卒不虞其惡之

至此未喻其意而云求食可得無須去之

五年舍中軍　邵氏曰舍中軍毀三而爲四也此季孫之志也

故不曰作四軍而曰舍中軍中軍季孫之所有也中軍既舍則其勢不得不二不得不二則不得不四此季孫之志也

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　傅氏曰大從猶云亂大作蓋不忍斥言殺其父耳

民食于他　民生於三而君食之今昭公不能養民而民食於三家不知有君（按昭二十五年子家子曰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正所謂民食於他也）

朝聘有珪享頫有璋　傅氏曰朝聘皆以珪爲信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朝覲於王諸侯相見同之聘用圭璧其飾與君同其長各降君一等是圭璧兼用而獨言珪者據公侯伯言之也享頫朝聘之禮使執玉以授主國之君乃行享禮獻國之所有享獻也頫見也按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云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餘以次降此言璋者據上公享后言之也

重之以睦　陸氏曰睦於楚

六年亂獄滋豐　豐者繁多之意易曰豐多故

七年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邵氏曰立以存絶不以鷹所立在此所說在彼政者正也反之非正矣

故或反之以媚於民

人生始化曰魄　解魄形也傅氏曰左氏所謂魄不專指形而

言如下文所云魂魄能憑依於人及前所云奪伯有魄皆非形也說文曰魄陰神也韻書云魂神也陽也氣也魄精也陰也形也則形亦可以言魄而魄則不可以訓形矣昭十五年宋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二卦皆云初卜得屯其爻曰利建侯次卜得屯初九其爻辭亦曰利建侯

弱足者居　屯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盤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八年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輿嬖大夫也掌君之乘車如晉七輿大夫之類馬陳侯所乘玉陳侯所佩殺馬毀玉不欲使楚人得之解非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鶉山魏氏曰由讀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木生條也

九年魏駘芮岐畢　駘詩作邰

蒲姑商奄　王氏曰說文鄆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肅慎燕亳　王氏曰史記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夷之國也

后稷封殖天下　封殖封厚蕃殖也

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言伯父猶然則戎狄亦無所憚矣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亾楚克有之天

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漢書五行志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以天一爲火二壯木以天五爲土十壯土以天五爲水六壯火以天七爲金四壯金以天九爲木八壯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壯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亾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　邵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

膳宰屠蒯　記作杜蕢

學人舍業　補云舍業謂不習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

十年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　解客星居玄枵之維首傳氏曰非也言婺女居於亦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

戊子逢公以登　補云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　彼謂欒高言雖不實有此事

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

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戴氏疑以爲旗不敢斷三尺而用李雲霑曰此如羊尹無宇之斷王旌

斷其旂也

戰于稷　稷地名七國時齊有稷下館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

難不愼也　補云言不可不愼

棄德曠宗　使其宗廟曠而不祀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　補云楚子圍改名曰虔

然壅也　壅如以土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

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邵氏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物以無親　物人也

十二年子產相鄭伯辭於亥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子產能守喪制晉人不奪皆爲得禮

壺何爲焉其以中僔也　邵氏曰言壺何爲焉而以其中爲僔異

今猶古也齊將何事　言晉疆不異於昔齊將何所爲乎解非

遂入昔陽　漢書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此鼓之都而非肥都其曰在樂平沾縣尤誤正義載劉炫之辨甚明

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惠伯釋其義

言嗣無以當之人臣剛彊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
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此所以爲黃裳元吉也
邵氏曰本卦爲內之卦爲外六五陰變爲陽外彊也然本八
也故曰內溫
供養三德爲善　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
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劉炫據楚語陳蔡與不羹爲三國祇有
一不羹古四字積畫以成蓋三之誤未知是否水經注汝水
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是有二不羹　李雲寤曰按賈誼
新書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
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
王是以獲沒於祇宮　正義馬融云圻內游觀之宮按竹書紀
年穆王元年作祇宮於南鄭
式如玉式如金　猶言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令德也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蘇子瞻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
食適於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於醉飽則民不堪命易曰山
下有雷頤君子以節飲食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
一道也
十三年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　竊意固城息舟城乃二城
之名按傳書克邑未有書克某邑之城者固城息舟皆
二字地名城而居之別爲一句言築城而守之也
依陳蔡人以國　陸氏曰依陳蔡之衆以立國
弃禮違命　弃事神之禮違命令
同惡相求　傅氏曰同惡謂同謀造亂之人如遠居蔓成然之

屬

無與同好　傅氏曰言子干無黨於內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傅氏曰皆出亾因亂而入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　陸氏曰此夏之六月晉人以慕蒙

季孫當不堪其熟故飲之以冰不當以爲箭笴也

十四年司徒老祁慮癸　當從服氏說以二人爲季氏家臣其

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爾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

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

十五年將禘於武公　按此乃時禘記所謂春禘秋嘗之禘而

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

於僖公竝同惟是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解云三年喪畢致新

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

之禘

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喪妻雖期

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

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

一動而失二禮　朱申曰謂求器宴樂

十六年幾爲之笑而不陵我　言幸有幾次爲之笑而不陵我

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亾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

亾郤義同

刑之頗類　類當作類二十八年解類戾也

立而無令名之患　立立乎其位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
恆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於好
十七年辰不集于房　今眉征
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君之心解非
故使穆子帥師猷佇於文宮　傳氏曰以告成事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八月辰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星
東及漢
其與不然乎　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　邵氏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
及其大人言不學之俗自下始也患失恐違眾而失位也陸
氏曰大人懼違眾而失位心志惑亂故徇流俗之說而亦曰
可以無學解非
振除火災　振如振衣之振猶火之著於衣振之則去也
過期三日　陸氏曰大叔廟寢之間其庭小不便於蒐宜除大
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予產見之而有後命也解非
此傳與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爲葬除不毀游氏之廟乃是一
事而傳誤重出又或以爲葬或以爲蒐
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邵氏曰當是時許遷于葉矣然以
舊國故不專心事楚以不專心事楚之許而不禮於方有令
政之鄭鄭得晉助而伐之不難矣此所以欲遷許也
許曰余舊國也　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

于鄭遷于葉鄭人因有舊許之地襄十年東侵及許是也解
以爲許先鄭封非
十九年紡焉以度而去之　釋文引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
藏爲去亦作弆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師古曰
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
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臣松之案古語以藏爲去
襄之則彼其室也　言淵固龍之室也豈能襄而去之
二十年相從爲愈　愈於相從俱死
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　傅氏曰肉袒示必死
阿下執事　傅氏曰阿下親附而舉下之
齊侯疥遂疠　正義曰疥當作疫

四物七音　傅氏曰四物律度量衡也七音以宮商角徵羽而
加變宮變徵也
二十一年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亾字句
二十二年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舉而高之曰亢不衷猶言不
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邵氏曰自犧者實用人以
下皆指人而言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劉單之立王猛
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蓋是時太子既
卒廢立之謀生矣
五月庚辰見王　不待葬而見王子猛於廟
毀其西南　唐石經此下有子朝奔郊四字

二十三年乃皆執之　傅氏曰魯不直
又將叛齊　補云上年與齊盟
先君之力可濟也　先君謂周之先王書言昔我先君文王武
王是也
吳太子諸樊八郎　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
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正義亦以爲傳寫之
誤
二十五年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　陸氏
曰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也
季氏介其雞　呂氏春秋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也
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解盍襄公別立廟陸氏曰周衰禮

廢諸侯典祀盍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於莊公趙匡曰
不及於祖也今此禘于襄公亦然杜謂別立廟謬矣武宮煬
宮之立經皆書之卽別立二公廟無緣不書
事若不克君受其名　言徒以虛名受禍
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　近謂近魯平陰近魯野井近齊
邵氏曰齊侯言爲魯之故使有司先待於平陰將自往迎之
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失魯而以千社爲臣　傅氏曰言臣千社之人
二十六年萬民弗忍居王於巵　劉炫曰不忍王之虐也解非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陸氏曰史記言厲王奔彘周公召公行
政號曰共和非也漢書古今人表有共伯和師古曰共國伯

爵和名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
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
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又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司馬彪
曰共伯名和諸侯知其賢請以爲天子卽王位十有四年大
旱屋焚卜曰厲王爲祟乃立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遙得意
於共山之首呂氏春秋曰共伯和其行好賢仁厲王之難天
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請矣據此諸書所說皆同則釋位以開
王政者共伯其人也
攜王奸命　解云幽王少子伯服朱鷺攈曰幽王在位十一年
計伯服之生不過數歲而褒姒爲犬戎所虜必無復立其子
之理正義引汲冢紀年幽王既弒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太
子宜臼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二十一年
攜王爲晉文侯所殺是攜王者余臣也　按此則攜王之攜
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怠政交外
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毅議謚其兄邵陵王綸爲
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帥羣不弔之人　傅氏曰好行禍亂不相弔恤之人
二十七年延州來季子　解宜在襄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之下
王可弒也母老子幼而兩公子將兵伐楚楚絕其路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
鯁之臣是無奈我何　按傳下文云闔廬以其子爲卿
則解云欲以老弱託光是也

鈹交於胷遂弒王　鈹交於胷而鱄設諸不爲之動所以能弒王也然鱄設諸亦死矣闔廬既立以其子爲卿史竟言之國人殺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　邵氏曰國人取菅秆投之而弗舉火令尹乃舉火然之

事君如在國　當時諸侯出奔其國卽別立君惟魯不敢故昭公雖在外而意如猶以君禮事之

使宰獻而請安　燕禮司正命卿大夫以安皆亭臣下之禮畢公也

二十八年孟丙爲孟大夫　今本作孟丙者非漢書地理志云孟晉大夫孟丙邑以其爲孟大夫而謂之孟丙猶魏大夫之爲魏壽餘閻大夫之爲閻嘉郜鄟大夫之爲郜鄟午也

其四人者皆受賕而後見於魏子　言非素識

二十九年人實不知非龍實知　言人自無擾龍之術故不生得爾非龍之知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賈鄭皆云烈山炎帝之號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王肅家語注曰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鎰用四百八十斤鐵

三十年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備御不虞謂三軍之事

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言不得備數

將自同於先生　言欲自比于先周盛王

若爲三師以肆焉　肆習也

三十一年我受其無咎　受猶任

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傅氏讀至夫字爲句言人以有名爲貴又有所謂有名不如無名者按有所猶言有處也

欲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　王應麟曰欲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蓋而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焉推此類言之可見謹嚴之法求名非謂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日月在辰尾　傅氏曰辰尾居東吳在楚東故知必吳入郢也

三十二年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越雖同星紀之分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屬役賦丈　屬役屬所役人數

定元年魏子涖政　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栽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三旬而畢矣

二年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　邵氏曰以師臨我我伐桐二我我舒鳩也爲我使之無忌吳自我也蓋吳將誘楚欲使之不忌吳於是桐適叛楚故使舒鳩人謂楚以師伐我我則伐桐如此者爲我使之無忌也不然楚方忌吳安肯出師於近吳之地哉此致人之術所謂多方以誤之也按傳下文言楚

囊瓦伐吳不言伐舒鳩則杜解爲得
又襄公二十五年楚已滅舒鳩矣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　傳氏曰柏舉楚地在今河南西平縣本柏子國

嘖有煩言　嘖爭言也管子有嘖室之議荀子嘖焉而不類

命以伯禽　孫寶侗曰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相土之東都　相土商之先君鄭氏詩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曰東都不可知爲何地也

密須之鼓　密須解已見昭十五年此重出

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　服云畀我季芈之字下文但言季芈知非二人

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傳氏曰雲中雲夢澤中蓋江北之夢在今湖廣德安府考睢漢二水皆入江楚子既涉睢而西復還入睢由睢而入江繞吳兵之南而北濟以入鄖自鄖而奔隨也解以爲江南之夢非

不敢以約爲利　陸氏曰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爲利

五年卒於房　房疑卽防字古阝字作自脫其下而爲防字漢仙人唐公房碑可證也漢書汝南郡吳房孟康曰本房子國而史記項羽紀封楊武爲吳防侯字亦作防漢書武帝紀濟川王明慶遷防陵常山王敦廢徙房陵一卷之中字體不同亦防房二字相通之一證

大德滅小怨　傳氏曰大德謂其弟懷初謀弒王故子西欲舍

之王憐其念父以其兄有大功故并賞

六年定之鞶鑑　鞶鑑解已見莊二十一年此重出

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恐晉陰厚之故爲此言邵氏曰孟孫何爲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臣於言外得之而豫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也此所謂彊爲之請以取入焉者也

八年主人出師奔　賈云主人出魯人奔郤

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畀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尊故請晉執之

涉佗挼衛侯之手及掖　挼捉持之也掖腋同掌臂交曲處挼之上及於掖

寡人從焉　言事之

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劉用熙曰子明蓋與右師同居逐之使出各居也

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邵氏曰登登城也下既登而入城也左右非謫辭絕而後下乃謫辭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邵氏曰上言犂彌從之則書先登矣既

登又讓下讓而左右不以先後彌爲先下地也登絕後下此言亦然讓登爭先也讓下亦爭先也曩與犂彌既不得先難也今猛又言登之先是又難也如驂之靳則書先而猛略後焉所謂先先於衆非先於書也何難之有故笑而言之

晉幘而衣貍製　傅氏曰晉白晉幘以巾髮卑賤所服貍製狐皮之衣

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　在今萊蕪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岨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宜尼稱夷

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

十三年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　邵氏曰實諸晉陽非衛之意也置諸晉陽絕衛之道也故曰絕衛之道

十四年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傅氏曰禽如鷙鳥之發急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

哀元年死知不曠　曠空也言不爲徒死知上必有以恤之

二年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　傅氏曰設旆於軍前盛爲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故懼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故兆始謀伐二子卜得吉兆

趙孟喜曰可矣　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亾

四年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

倉野　發二邑之兵與戎狄之衆以臨上雒而分軍爲二以脅

晉人

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晉大夫守陰地者

五年諸子鬻姒之子荼嬖　諸子見襄十九年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　邵氏曰二不與皆指

羣公子

六年再敗楚師不如死　劉炫曰前敗于鞏舉若此戰更敗是

再敗

潛師閉塗　史記司馬貞注曰閉塗卽禮記所謂蔽塗者謂匿

其喪也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古文尚書五子之歌也今書

無帥彼天常一句

出萊門而告之故　解魯郭門也按定九年解萊門陽關邑門

君舉不信羣臣乎　悼公忌荼恐諸大夫復立荼而廢己欲使

除之故僖子以爲疑己

七年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　陸氏曰如晁如旂俱十

二旒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

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

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　傳氏曰大夫對以夏時諸侯以萬計惟大

小相攻伐故背以亾今背盟伐邾既不字小又不事大不相趨於亾乎何不言但言而不聽爾凡以兵加人德足以勝之而後可今德不過邾而伐之其可乎葢諸大夫皆以伐邾有吳患不能回季孫之意故不樂杜解皆誤

八年所託也則隱　若已託於他國而臣事之雖不奔命猶爲之隱諱

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　言魯平時雖無黨急則必有共其患王犯嘗爲之宰濵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傅氏曰吳既克武城則其人以二子之故將固與吳吳得據之以爲魯患故懼

吳人行成　此魯求成爾而言吳人行成者內外之辭

十一年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　清解已見隱四年此重出

有子曰就用命焉　劉原父曰有子當爲子有

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邵氏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對王言拜者受之之禮

使於齊　子胥爲吳王使於齊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史記曰吳子使子胥於齊

爲王孫氏　傳終言之亦猶夫槩王奔楚爲堂谿氏也解謂改姓辟吳禍非

十二年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傅氏曰孔子與弔弔於公也適季氏弔畢而適季氏也見季孫之不絻則

亦去其絰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拜也古者弔無拜禮
從之固矣　固如與人而不固之固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解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
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非也四夷
雖大皆曰子
越子伐吳爲二隧　解隧道也按隧即古隊字
十四年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傳氏曰四乘四人同乘也如文
十一年富父終甥駟乘解云兄弟八人不必皆在
十五年廢日共積　陸氏曰共積謂共給委積蓋言倍日而行
以二日之用爲一日之用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　傳氏曰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

喪宗國
十六年使貳車反祏于西圃　解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
函蓋侗曰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注宗廟
中藏主石室也昭十八年鄭災使祝史遷主祏于周廟注廟
主石函也此注同按說文云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宮石室
一日大夫以石爲主今許公爲得祏于橐中非石室亦非石
函矣
十七年太子又使椓之　陸氏曰椓字古與琢通呂氏春秋椓
崔子之子使之爭
齊焉大國滅之將亾　當以齊焉大國爲句言其邊於大國將
見滅而亾

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今大禹謨
二十一年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傅氏曰二國齊魯
二十三年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傅氏曰彌增也
其可以稱旌繁乎　傅氏曰稱副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旌仍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可以稱此否
二十六年申開守陴　申如易申命之申
二十七年三子皆從康子病之　解恥從蠻夷盟慈溪黃氏曰非也蓋康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已與越將妻公康子勉賂太宰嚭而止同意豈以盟蠻夷爲恥哉
公弔焉降禮　陸氏曰過自貶屈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　傅氏曰衷中也察其中見滅之由

故韓魏反而喪之　補云終陳成子之言　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魏趙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處士深於經世之學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凡圖經史籍以及公移邸報之類有關國計民生者莫不畢載又肇域志專論山川險要手稿今存仁和許周士主政家蠅頭小楷一筆不苟閱之令人起敬嚴杰附識

皇清經解卷三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嘉應楊懋建舊校
番禺趙齊嬰新校